

聚學軒叢書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第八

讀

史

紀

訖

一

養

垺

論

學

紀

說

十

助

抱經先生生平喜校書所校不下萬卷其立意在愛惜
古人啟迪來學而於己之名望無與也故所自著書唯
鍾山札記四卷生前所刻後來又纂龍城札記未竣而
歿今所刻三卷非全書也余去歲在杭州孫頤谷侍御
言先生讀史亦有札記一冊未得付刻因以授余余屬
宋君斗爲錄此副本斗爲卽諉余校勘余受之五月餘
矣因以餘閒爲校一過此書非先生經意之作然立說
殊精審中有趙敬夫夾簽趙亦先生之老友也因竝埒
著於簡端而以書歸斗爲吁知己云亡不可復見展卷
莊讀曷禁怵怵嘉慶四年己未孟夏朔後二日私淑門
人嚴元照謹記

讀史札記一卷盧學士抱經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鍾山
龍城兩記業已付梓此冊孫頤谷侍御從其槁本錄出
擬付刻而未果戊戌八月予從母自欺齋假得嚴修能
先生校本乃手錄一副藏之它日當壽諸梨棗以公同
好也道光己亥涂月朔日裝成并識後學仁和勞格

讀史札記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餘姚盧文弨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春秋三傳皆出於曾子

元郝文忠經嘗著春秋三傳折衷其書世未之見也其序謂三傳皆出於曾子劉向別錄言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孟子傳之也豈春秋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

相傳之也又世咸謂公穀受經於子夏亦不然公羊於昭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四年稱高子者一莊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元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十一年定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三年二十三年僖五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六穀梁於桓二年三年十四年僖十六年成五年昭四年哀十三年稱孔子者七定元年稱沈子者一隱五年桓九年稱子者二桓三年稱子貢者一襄二十三年稱蘧伯玉者一皆不及子夏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於昭十九年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

之弟子益可證魯子爲曾子無疑也蓋左氏公羊氏皆
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
則受之曾子也皆非出於子夏明矣案郝氏之說頗可
據依今加考訂錄之

吳淵穎詩

吳淵穎萊詩集中有貞女引一篇云北方有達者官守
託閨壻一笑侍盥櫛千金得嬋娟晨歌雲母幌夜舞荔
枝筵春桃獨不豔秋柳遽無年於焉榛筍毀遂以櫟櫬
遷音容詎可睹涕泣空餘漣墓埏但未殉牀第更誰妍
越鸞悲掩鏡齊雉痛鳴弦人子當盡道妾生敢移天手
澤尙不忍家風豈其愆吾何惜吾軀汝懼辱爾先郡庭

給過所江驛遞歸船郵兵卽前防纜卒復後牽時時數
釵珥處處閱橐氈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
誓抗節脫飢涎世故日已下民彝孰能然狹邪情比絮
桑濮步安蓮闕氏弄琵琶青冢俗曷鑄昭儀出感業椒
壁孽多羶況茲大丈夫自許古聖賢百行偶一敗反經
欲稱權疇知生死閒便見粲與淵吁嗟此貞女儻或繼
史編近注此詩者以爲刺聚麀而作大謬此詩蓋表貞
也余考之元史列女傳有哈刺不花之妻雍吉刺氏脫
脫尼者年二十六夫亡前妻二子皆壯無婦欲從其本
俗脫脫尼以死相誓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卒以貞操
聞與此詩所云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飢涎語正相合但

傳云哈刺不花妻而詩意似指人之姬侍雖微有異然
吳自以爲得之傳聞則容有不盡審者吾故以爲當卽
一事無疑

前漢書

班固書人稱爲前漢書此在尋常稱道則可若其本書
標題白當作漢書不當冠以前字蓋從孟堅當日作書
時之本名也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
班氏無緣豫立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觀昔賢援引亦
並無前字

卷目

唐以前人於古書卷目往往不敢輕改如漢書本一百

卷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是也師古注之則其文繁矣一卷或析爲二爲三爲五分計之當爲一百二十卷而顏氏並不改百卷之舊一卷之中祇以上中下別之五行志分爲五行志上五行志之中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又如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旣分爲上下二篇上卷祇當題嚴朱吾邱主父徐傳下卷祇當題嚴終王賈傳而師古懼失其舊不敢少有紛更在今人則笑以爲拙矣李善之注文選雖析三十卷爲六十卷而本卷首有標目其析出之卷則標目仍在前卷中昔賢重於改作如此可以爲後人之法

漢書非失於限斷

往往見人譏漢書不應爲范蠡子貢白圭諸人立傳以爲失於限斷此說非也漢書中如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等傳皆因事立名並不可分析屬之於某甲某乙也自後人妄造目錄冠於本書之前於是羅列姓名若一一爲之專傳者其去取全無義例遺漏正復不少貨殖傳可列范蠡子貢白圭諸人儒林傳之商瞿橋庇何以不列田何楊何亦皆從刪又如貨殖傳中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只此二語乃目錄大書猗頓之名而郭縱則不之及程鄭之下尙有羅裒亦復不著甯成周陽由皆酷吏也乃甯則大書周則旁注全然錯繆顏氏注本尙無此必趙宋始有板印時一妄庸人

所爲以便於翻檢耳乃使古人史法亦從而晦蓋因事名篇則元元本本稱引古昔以爲造端雖唐書宋史亦曷禁其稱述堯舜乎惟其不專爲立傳故夏侯勝既有專傳又見儒林張放已附張湯又見佞幸亦不可譏之爲複出也欲爲史漢作目錄者但取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中所條列者抽出以冠於前庶乎其可耳

高帝紀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注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最得本文語意乃有朱子文者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若如朱說索然有何意味今本漢書載朱子文及宋祁劉敞之說甚多大半皆屬謬妄朱子文吾不知

其爲何許人若子京貢父負文學名竊疑其陋不至此
豈後人所假託邪顏氏敘例有云近代注文多引雜說
攻擊本文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一遵
軌轍閉絕歧路案此則唐已前亦有此類皆顏氏所不
取者也自慶元建安劉之問本濫附後人之說明南雍
本亦因之今亦仍而不削顏氏廓清於前近人滓穢於
後其識見相去抑何若是之遼耶後有重梓是書者必
當削諸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正與魯連爲書以射城中一例乃
今本作射上城射與上二字重沓卽略諳文義者亦不
爲此乃復著爲考證云監本作射城上非也亦不著其

何以非也

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
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
是妄說余案後漢郅惲云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
也以仲父配師相其不以爲字可知顏氏家訓云甫者
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
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此可見
亞父非甫音也古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諸侯
於其臣若鄭厲公之稱原繁魯隱公之稱臧僖伯亦如
此漢天子亦有以父老稱其臣民者記曰敬老爲其近
於父也養三老之禮天子親執子道故董鈞謂三老不

當答子拜朝廷從之後世目不見此等行事耳不聞此等議論無惑乎竝以爲妄說也

律曆志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注此爲甲寅之歲也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余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元法也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九會而復元故志又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合經歲災歲而計之一元之數也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復得

上古甲寅之元耳豈謂干支重逢哉自劉貢父欲改一十七歲爲一十一歲不復將前後文推尋謬妄可笑且卽如其言亦甲辰非甲寅也古書之不可輕易議改如此

歲星熒惑鎮星見中法下班氏皆注云見數也太白辰星見中法下注云復數也此皆班氏本注非師古所加蓋五星中唯金水二星晨見而伏伏而又夕見與木火土三星不同故下五步木則云凡見三百六十五日若干分伏三十三日若干分後又結定其數云一見三百九十八日若干分其火土二星數不同其曰見曰伏曰一見計算之法則同至金則云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